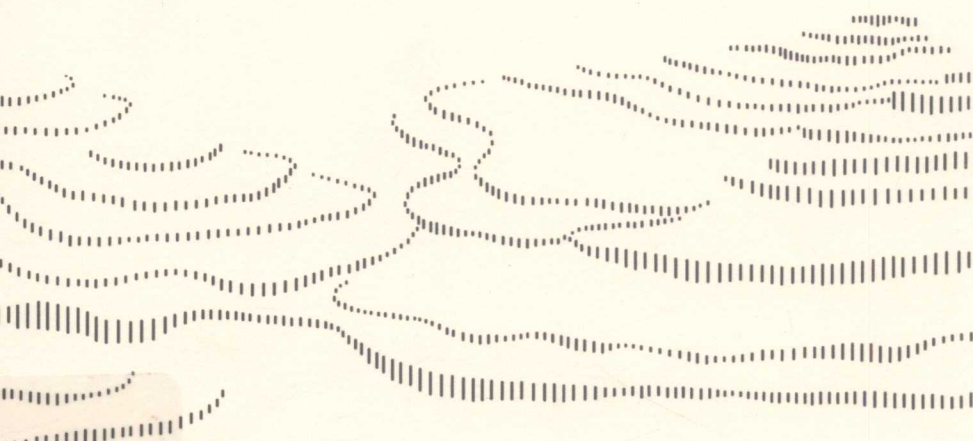


四个中国人Ⅲ

萧璇 杨宇菲 杨静 雷建军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四个中国人Ⅲ

萧璇 杨宇菲 杨静 雷建军 著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 - 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四个中国人Ⅲ / 萧璇等著. -- 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9

ISBN 978-7-302-51391-9

I. ①四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民间艺人 - 生平事迹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231686号

责任编辑：纪海虹

装帧设计：甘 玮

责任校对：王荣静

责任印制：李红英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

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

邮 编：100084

社总机：010 62770175

邮 购：010 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：010 62772015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：小森印刷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48mm×210mm 印 张：10.375 字 数：157千字

版 次：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：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～3000

定 价：68.00元

产品编号：080673-01

目 录

绪 言	001
雷建军	
边走边唱：花儿歌手马风山	005
杨宇菲	
皮影艺人魏宗富和他的兴盛班	085
杨 静	
卷入现代急流中的秦腔团长张进来	153
杨宇菲 费楠楠	
游走在边缘的陕北说书人刘世凯	235
萧 璇	
后 记	314
萧 璇	
附 录	320

2016年机缘偶得，清影工作室开始拍摄艺术家苏阳。苏阳的音乐用当代的方式勾连黄河流域的民间音乐，让人通过词曲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自由穿梭，这种做法与清影不谋而合，就如《四个中国人Ⅱ》前言所说：“十年来清影一直把镜头与研究方向聚焦在当今中国语境下‘传统’与‘现实’相遇的主题上。”因此除了拍摄苏阳，我们还把镜头对准了苏阳的音乐母体，并从中遴选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人：花儿歌手马风山、皮影戏班的魏宗富、秦腔剧团的张进来、陕北说书艺人刘世凯。一条河，五位音乐人，纪录片取名《大河唱》。

马风山是固原的一名回族花儿歌手。老一辈觉得回族不应该唱花儿，而老马他们觉得花儿是自己心底的歌，所以老马说：“翻过那座山想怎么唱就怎么唱。”虽然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大阿訇，但作为一名“70后”，马风山的生活方式

跟祖辈已经有很大的不同，他干过销售，当过村长，跑过车，种过树，现在忙活着在移民村做一个花儿文化广场，在他心里，跟着时代的脉搏一起动，似乎是一件更有趣、更易兴奋的事情，而花儿也同样有趣和令人兴奋。

魏宗富是甘肃环县道情皮影兴盛班的班主，环县是道情皮影的老窝子，兴盛班是祖上传下来的老班子。魏宗富一家所在的魏家中掌村不到十户人家，在离镇子四十分钟车程的深山之中。老魏他们出来演出，最早是走路，毛驴驮着戏箱，现在是摩托车、三蹦子。去外面的路通了，去田里还是羊肠小道，所以耕地还用牛。老魏的耕牛受伤了，全家人都很急，老牛伤愈后生了小牛，不久就被卖掉了。耕牛就如同皮影戏，虽然很美、很有感情，但已经不再是日常选择。

张进来是银川一家秦腔剧团的团长，剧团的地址在银川著名的红花渠边上，但实际上剧团大部分时间都在甘肃静宁一带的乡村演出。随着各种现代娱乐休闲方式的进入，即便在偏远的乡村传统戏剧也渐渐失去了大众市场，唯一不能被替代的是“神戏”，人们天真地以为神的口味还没有变化。“传承、创新、引领文化发展”，张进来不仅把这句话

挂在嘴上，还把它做成标语挂在墙上，我们开玩笑说张团是干着民间剧团的事，操着文化部长的心。

刘世凯是一个非典型民间艺人，他的主要收入是干建筑、揽工程，陕北说书是他跟着父亲和哥哥顺手学的。为了生计，年轻时他离开了陕北横山老家，向西漂泊，最后在宁夏盐池定居下来。过惯了打拼的日子，刘世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“不好惹的人”，因为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他自己争取来的。不用当饭碗，所以大部分时候说书只是老刘闲暇时的玩意儿，是社交的工具，即便如此，只要一上台，老刘依然保持着两句话“抓住”台下所有人的超常能力。

花儿歌手马风山，皮影戏班的魏宗富，秦腔剧团的张进来，陕北说书艺人刘世凯，四个中国人，四种黄河边上的音乐人生。《大河唱》拍摄临近结束时，魏宗富、马风山、刘世凯、刘世凯的二哥刘世爱，以及出现在《四个中国人》前两部当中的高喜业、牧彩云都开了“快手直播”，作为陕北女书匠代表的牧彩云更是很快拥有了五六万的粉丝，这让我们这些不屑于使用快手的人在大跌眼镜的同时也大开脑洞。跟拍了十几年的民间艺人，第一次发现新型媒体深深卷入了民间艺术本身，在新的媒介形式的催化下，民间

艺术从内容到传播都在发生着有趣的变化，或许这才是一条让脱离土地的传统艺术重新找到受众的最好方式，因为这一次不是来自外界的提携，而是民间艺人的自我觉醒。

雷建军

边走边唱：花儿歌手马风山

杨宇菲

马风山爱花儿，打五岁起，爱了四十年。

黝黑的脸庞，中等的个子，穿着绿色冲锋衣，戴着迷彩渔夫帽，马风山在村里挺鲜亮的。

如果马风山生活在大城市里，也许会被称为文艺男中年，一个爱唱情歌的中年男人。然而，马风山生活在固原惠德村，这里的人称他是个“不正经”的人。

黄河沿上长出的水冰草，它把根苗儿扎在这树旁。

大地上迟迟的花儿不开也没有结果，你把冰雪盖在了身上。

漫过赶路人他的脚印啊，你在迷途上那么匆忙。

谁把那花儿的歌不停地唱，不停地唱，你把行囊慢慢地放下。

谁陪他走过漫长的荆棘啊，才把他心上的刺儿拔。

谁把那妈妈的歌不停地唱，不停地唱，你把冰雪慢慢地融化。

——苏阳《水冰草》

马风山的生活,就如水冰草一般:在苍茫的大地上行进,在城市与村庄间跌宕,跑西口漫花儿于荒野,一路把心上的歌儿唱,把生活的冰雪化。马风山有担当,却更爱自由。他说自己是一个已经汉化了了的穆斯林。村里人都会说,马风山,那是一个汉族。在马风山看来,伊斯兰教也是跟着社会走的。

还是自由一点好

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惠德村,马风山一家2015年从老家搬迁后落户的地方。

固原,因古城大原、原州而得名,位于西安、兰州、银川三省会城市所构成的三角地带中心;宁夏五个地级市中,唯一一个黄河没有穿过的城市。“十年九旱”,缺水的高原,庄稼种下也只能靠天吃饭。耐得住考验的,是扎在地里的土豆,西北人爱称洋芋。马风山说,这里家家户户种洋芋,亩产能到两千公斤,每家能有几十亩地,洋芋是庄稼人的主要经济来源。

土豆的“洋气”,来自古老的丝绸之路。作为丝绸之路

上的商贸重镇，固原曾是中西文化交会的国际都市。今日，站在高处俯瞰全城，以古雁岭为界，能看到新城与老城之间的清晰划分。新城规划整齐，楼房工厂摊煎饼似的扩张着；老城中还残存着一些老城门和土城墙，隐没在市井熙攘声中。

固原的地理位置，注定了它动荡无常的命运。早在仰韶文化的器物中便有记载：“左控五原，右带兰会，黄流绕北，崆峒阻南，据八郡之肩背，绾三镇之要膂”，“回中道路险，萧关烽堠多”；公元前114年建城，汉代以来丝绸之路必经之地。魏晋时期，随着大量的波斯钱币、器物涌入的，还有佛教；须弥山石窟的万千佛像安抚了多少边关烽火地的生灵。唐末以来，契丹、党项、女真和蒙古民族相继崛起，纷争不断。元代六盘山成为蒙古军在西北的军事战略基地。大量蒙古人、中亚人、西亚人前来，伊斯兰教随之传入。今日固原，仍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地。

移民新村里，豆腐块格局把村子划得规整，日子也被规矩地过着。一天五次的广播，清真寺里播着诵经声，“正经”的回民理应做着礼拜，而马风山和身边年轻一代的回民一样，继续忙碌着手头的活计。

是的，马风山是回民，哲合忍耶门宦的回民。

他一直觉得，只要真主在心中就是信仰，干出来的都是给别人看的。他抽烟，他喝酒，他唱歌，但他也在每周五主麻日小净后戴上六角帽去寺里，认真做礼拜。¹对着镜子梳好头发之后，马风山拿出一顶黑色帽子，仔细地戴在头上。与其他回族小圆帽不同，马风山的帽子有六个面，每个面的交界处有一个尖尖的小角，帽子顶上也有一个小角。马风山说这是他们哲合忍耶教派特有的“六角帽”，不管什么颜色，只要戴这个形状的帽子，那定是哲合忍耶派的穆斯林。

哲合忍耶，是中国伊斯兰教苏菲派四大门宦之一。原为中亚伊斯兰苏菲派纳什班迪耶教团的一个分支，盛行于中亚、西亚、南亚和北非一带，公元18世纪中叶，由清代西北的马明心传入中国。马明心成为该门宦始祖，教内尊称道祖太爷。哲合忍耶是中国伊斯兰教苏菲门宦中人数最多、传播区域最广、教权最为集中的门宦之一。

1. 对于穆斯林来说，周五是个大日子，被称作主麻日。即使平时不坚持礼拜，这一拜也必须认真对待。礼拜前需要小净，更衣，戴帽，礼拜需要前往清真寺。

张承志在《心灵史》里讲述了哲合忍耶的悲壮历史。在信仰需要昂贵进贡的年代，生长于这片穷山恶水的人们除了虔诚的心，再无所有。在这片苍凉悲苦的土地上，一个“底层穷人的教派”破土而出。道祖马明心靠苦修和品行而得到拥护，不要施舍，不要进贡，一心传道。他们认为五百年才有一个富人能进天堂，而穷人进天堂的每天都有。所以哲合忍耶的教门形成了一个守贫的传统。在门宦斗争中，穷苦的信徒一次次遭打压，又一次次反抗，烈性决绝，视死如归。于是一代代流血厮杀过来，落脚于穷乡僻壤休养生息。这些宁死都要护教的人哪里还会怕这穷山恶水的贫瘠。

由于历史上的境遇，哲合忍耶每年都要去各地的拱北（圣徒墓）上坟，有银川、临夏、甘肃、新疆、吉林、云南、贵州好几条路线。农历三月二十七，是道祖马明心的忌日，是哲合忍耶最重要的日子，十几万人聚集到兰州去上坟。马风山每年的三、四、五月都会开车，拉上村里的要去上坟的人，往返四五天。只要到兰州，马风山都会去见教主。教主是第八代导师的看门人，也是他的孙子。在惠德村，教主只信任马风山和开学阿訇。因为教主曾跟着马风山的

父亲学经，自幼对马风山照顾有加。作为新的移民村，惠德村没有清真寺。马风山四处筹钱张罗，教主每次见面都特别关照这事。

也许在宗教的悲情氛围下，唱花儿在这里是不符合教法的，尤其是马风山，这样一位大阿訇的儿子、教主的关照对象。有一段时间，马风山在惠德村的清真寺里当寺委会主任，村里传起风言风语。

马风山一点不在意，说：“对我来说不是事儿，我喜欢唱，村里也有人骂我，马风山唱花儿。但是没关系，还是照唱。阿訇就骂我，说我上戏台着呢，不能管寺。我们俩闹了矛盾，他也不开学了，我也不管寺了。信仰在人心里面呢，干出来的是做给别人看的。心里面有就行了，人还是自由一点好。”

消化苦难、直面惨淡的，除了信仰，马风山还有他那自由的艺术。马风山说：“打小时候喜欢，唱花儿本身唱的就是心里面的话，你心里想啥你就唱个啥。”

去了几个花儿会，让马风山不满的，是回族女人唱花儿的特别少。在教法上，成家后男人可以“放音”，女人不可以“放音”，“放音”就是大声说话、唱歌，尤其公共

场合不允许。回族女人一结婚就戴白帽子。一次花儿会上，一个戴白帽子女人，周围人都劝她，你唱得好得很，你上去给咱们唱两首去。女人一直推辞说，唉，不敢唱，不敢唱，回去家里人要知道就骂死了，还打呢。

“回族女人一结婚就不敢唱了，有人把花儿叫作骚花儿，就是把花儿理解成谈情说爱的，害怕媳妇子跟人唱花儿唱到一起了，（被人）领上跑了。”马风山说，如果在这西海子办花儿会的时候，电视台要来拍摄，他就专门叫几个回民媳妇子来唱，拍了在电视上播。“对我们以后传承花儿有作用呢，作用相当大。反正回民不让唱，回民还是有人唱，这个事情谁也管不了，你还是要让人自由一点好。”无论少年郎，还是文艺男，马风山身上始终带着一股自由浪漫劲儿。

花儿与少年

马风山与花儿的故事，得从固原张易红庄乡黎套村三组说起——那是整村搬迁之前的老家，1973年马风山出生的地方。那里有妈妈在炕上唱的花儿，有马风山放羊时的



黎套村三组，马风山的老家。这里也即将种上生态林，人类定居的痕迹也将抹平

吟唱。

同治“回乱”年间，马风山的太爷爷兄弟六个一路从甘肃走到固原的黎套，走不动了，见这山大沟深好藏人，六兄弟就地安了家落了户。每一户都在门口种了一株牡丹，红红火火了一百多年。

这株牡丹目睹了马家这一房的跌宕家族史。马风山的爷爷奶奶，生于清末，都是曾骑马打仗的血性儿女。马风山听奶奶讲故事总是特别羡慕，奶奶爱唱花儿，跟爷爷处对象的时候就是骑马唱花儿，带兵器打仗。爷爷先加入反清阵营，当了民兵团团长，后来又成了回族自治队团长，爷爷的大儿子就死在了战场上。自治队被平定后，爷爷又

通过关系谋上了一份税务局的公差。奶奶虽三岁就裹了小脚，却骑马射箭样样了得。奶奶娘家村子叫穆家营，据说是穆桂英的村子，每年要比出个武状元。兄弟姐妹们年年参加，体魄了得，八十岁时仍能骑上高头大马。

父亲马廷秀是当地大阿訇。在马风山大姐两岁的时候，父亲因言获罪被抓入大牢坐了十年，直到1968年才回来。母亲姓王，是西吉一位阿訇的女儿，小时候也裹过脚，父亲跟这位阿訇学经时被看重，老阿訇便将自家女儿嫁给他。作为阿訇的父亲是优秀的，在宁夏、贵州、云南各地开学²，后来当过政协委员、自治区伊斯兰协会会长，1998年作为出使沙特阿拉伯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，得到过沙特国王的接见。母亲的一生几乎都在等待和扶老携幼中度过。等了父亲十年牢狱归来，在1969年生下大儿子。家境稍好后盖起房子，从窑洞中搬出。1973年，马风山出生时，住的已是当时村中最好的房子了。

2. 阿訇一般分为“开学阿訇”和“散班阿訇”两种，前者是指全面执掌清真寺教务工作的穆斯林，亦称为正任阿訇；后者是指只具备阿訇职称，而未被聘请为正任阿訇的穆斯林。